



## 第四十七回

塞僧夜阻通天水

金木垂慈救小童

却說那國王倚着龍牀，淚如泉湧，只哭到天晚不住。行者上前高呼道：「你怎麼這等昏亂？見放着那道士的屍骸，一個是虎，一個是鹿，那羊力是一個羚羊。不信時，撈上骨頭來看。那裏人有那樣骷髏？他本是成精的山獸，同心到此害你。因見氣數還旺，不敢下手。若再過二年，你氣數衰敗，他就害了你性命，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。幸我等早來，除妖邪，救了你命。你還哭甚？哭甚？急打發關文，送我出去。」

國王聞此，方纔省悟。那文武多官俱奏道：「死者果然是白鹿、黃虎、油鍋裏果是羊骨。聖僧之言，不可不聽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感謝聖僧。今日天晚，——教——」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寺。明日早朝，大開東閣，教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酬謝。」果送至寺裏安歇。

次日五更時候，國王設朝，聚集多官，傳旨快出招僧榜文，四門各路張掛；一應廟大排筵宴，擺駕出朝，至智淵寺門外，請了三藏等，共入東閣赴宴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那脫命的和尚，聞有招僧榜，個個欣然，都入城來尋孫大聖，交納毫毛謝恩。這長老散了宴，那國王換了關文，同皇后嬪妃，兩班文武，送出朝門，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旁，口稱『齊天大聖爺！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，聞知爺爺掃除妖孽，救拔我等，又蒙我王出榜招僧，特來交納毫毛，叩謝天恩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汝等來了幾何？』僧人道：『五百名半個不少。』

行者將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對眾僧俗人道：『這些和尚，實是老孫放了。車輛是老孫運轉雙關，穿夾脊，摔碎了。那兩個妖道，也是老孫打死了。今日滅了妖邪，方知是禪門有道。向後來，再不可胡為亂信。望你把三道歸一，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養育人才。我保你江山永固。』國王依言，感謝不盡，遂送唐僧出城去訖。這一去，只爲慇懃經三藏，努力修持光一元。

曉行夜住，渴飲餐食，不覺的春盡夏殘，又是秋光天氣。一日，天色已晚，唐僧勒馬道：『徒

弟，今宵何處安身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。」三藏道：「在家人怎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在家人，這時候溫牀暖被，懷中抱子，腳後蹬妻，自在在睡覺；我等出家人，那裏能夠，便是耍帶月披星，餐風宿水，有路且行，無路方住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如今路多嶮峻，我挑着重擔，着實難走，須要尋個去處，好眠一覺，養養精神，明日方好捱擔；不然，却不累倒我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趁月光再走一程，到有人家之所再住。」

師徒們，沒奈何，只得相隨行者往前。又行不多時，只聽得滔滔浪響。八戒道：「罷了！來到盡頭路了！」沙僧道：「是一股水攔住也。」唐僧道：「却怎生得渡？」八戒道：「等我試之，看深淺何如。」三藏道：「悟能，你休亂談。水之淺深，如何試得？」八戒道：「尋一個拋卵石，拋在當中。若是濺起水泡來，是淺；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，是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去試試看。」

那獸子摸了一塊石頭，望水中拋去，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，沉下水底。他道：「深深去不得！」唐僧道：「你雖試得深淺，却不知有多少寬闊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却不知。」行者道：「等我看看。」好大聖，縱筋斗雲，跳在空中，定睛觀看，但見那——

洋洋光浸月，浩浩影浮天。靈派吞華岳，長流貫百川。千層洶浪滾，萬疊峻波顛。岸口無漁火，沙頭有鷺眠。茫然渾似海，一望更無邊。

急收雲頭，按落河邊道：「師父，寬哩！寬哩！去不得！老孫火眼金睛，白日裏常看千里，凶吉曉得。是夜裏，也還看三五百里。如今通看不見邊岸，怎定得寬闊之數？」三藏大驚，口不能言，聲音哽咽道：「徒弟啊，似這等怎了？」沙僧道：「師父莫哭。你看那水邊立的，可不是個人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想是扳罾的漁人，等我問他去來。」拿了鐵棒，兩三步跑到面前看處，呀！不是人，是一面石碑。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；下邊兩行，有十個小字。三個大字，乃「通天河」；十個小字，乃「徑過八百里，亘古少行人。」行者叫：「師父，你來看看。」三藏看見，滴淚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當年別了長安，只說西天易走；那知道妖魔阻隔，山水迢遙！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你且聽，是那裏鼓鈸聲音？想是做齋的人家。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吃，問個渡口尋船，明日過去罷。」

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鈸之聲，「却不是道家樂器，足是我僧家舉事。我等去來。」行者在引馬，一行聞響而來，那裏有甚正路，沒高沒低，漫過沙灘，望見一簇人家住處，約摸有

四五百家，却也都住得好。但見——

倚山通路，傍岸臨溪。處處柴扉掩，家家竹院關。沙頭宿鷺夢魂清，柳外啼鳴喉舌冷。短笛無聲，寒砧不韻。紅蓼枝搖月，黃蘆葉鬧風。陌頭村犬吠疎籬，渡口老漁眠釣艇。燈火稀，人煙靜，半空皎月如懸鏡。忽聞一陣白蘋香，却是西風隔岸送。

三藏下馬，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，門外豎一首幢幡，內裏有燈燭煒煌，香煙馥郁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此處比那山凹河邊，却是不同。在人間屋簷下，可以遮得冷露，放心穩睡。你都莫來，讓我先到那齋公門首告求。若肯留我，我就招呼汝等；假若不留，你却休要撒潑。汝等臉嘴醜露，只恐唬了人，闖出禍來，却倒無住處矣。」行者道：「說得有理。請師父先去，我們在此守待。」那長老纔摘了斗笠，光着頭，抖抖褊衫，揸着錫杖，徑來到人家門外。見那門半開半掩，三藏不敢擅入。聊站片時，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者，頂下掛着數珠，口念阿彌陀佛，徑自來關門，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：「老施主，貧僧問訊了。」

那老者還禮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却來遲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老者道：「來遲無物了。早

來啊，我舍下齋僧，儘飽喫飯，熟米三升，白布一段，銅錢十文。你怎麼這時候纔來？」三藏躬身道：「老施主，貧僧不是趕齋的。」老者道：「既不趕齋，來此何幹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却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今到貴處，天色已晚，聽得府上鼓鉦之聲，特來告借一宿，天明就行也。」

那老者搖手道：「和尚，出家人休打誑語。東土大唐，到我這裏，有五萬四千里路。你這等單身，如何來得？」三藏道：「老施主見得最是。但我還有三個小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保護貧僧，方得到此。」老者道：「既有徒弟，何不同來？」教：「請請，我舍下有處安歇。」三藏回頭，叫聲「徒弟，這裏來。」

那行者本來性急，八戒生來粗魯，沙僧却也莽壯，三個人，聽得師父招呼，牽着馬，挑着擔，不問好歹，一陣風，闖將進去。那老者看見，就得跌倒在地，口裏只說是「妖怪來了！妖怪來了！」三藏攙起道：「施主莫怕，不是妖怪，是我徒弟。」老者戰兢兢道：「這般好俊師父，怎麼尋這樣醜徒弟？」三藏道：「雖然相貌醜陋，却倒會降龍伏虎，捉怪擒妖。」老者似信不信的，扶着

唐僧慢走。

却說那三個兒頑，闖入廩房上拴了馬，丟下行李。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，八戒掬着長嘴，喝道：『那和尚念的是甚麼經？』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，忽然抬頭——

觀看外來人，嘴長耳朶大，身粗背膊寬，聲響如雷咋。行者與沙僧，容貌更醜陋。廳堂幾衆僧，無人不害怕。聞黎還念經，班首教行能。難顯磬和鈴，佛像且丟下。一齊吹息燈，驚散光乍乍。跌跌與爬爬，門限何曾跨？你頭撞我頭，似倒葫蘆架。清清好道場，翻成大笑話！

這兄弟三人，見那些人跌跌爬爬，鼓着掌，哈哈大笑。那些僧越加悚懼，磕頭撞腦，各顧性命，通跑淨了。三藏攙那老者走，廳堂上燈火全無，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。唐僧罵道：『這潑物，十分不善！我朝朝誨，日日叮嚀，古人云：「不教而善，非聖而何？教而後善，非賢而何？教亦不善，非愚而何？」汝等這般撒潑，誠爲至下至愚之類！走進門，不知高低，就倒了老施主，驚散了！』

念經僧，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，却不是墮罪與我？說得他們不敢回言。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，急回頭作禮道：『老爺，沒大事，沒大事，纔然關了燈，散了花，佛事將收也。』八戒道：『既是了帳，擺出滿散酒飯來，我們吃了睡覺。』老者叫：『掌燈來！掌燈來！』

家裏人聽得，大驚小怪道：『廳上念經，有許多香燭，如何又教掌燈？』幾個僮僕出來看時，這個黑洞洞的，即便點火把燈籠，一擁而至。忽抬頭見八戒，沙僧慌得丟了火，隨即抽身，關了中門，往裏嚷道：『妖怪來了！妖怪來了！』行者拿起火把，點上燈燭，扯過一張交椅，請唐僧坐在上面。他兄弟們坐在兩旁。那老者坐在前面。

正敘坐間，只聽得裏面門開處，又走出一個老者，拄着拐杖道：『是甚麼邪魔，黑夜裏來我善門之家？』前面坐的七者，急起身，迎到屏門後道：『哥哥莫嚷，不是邪魔，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。徒弟們相貌雖兇，果然是相惡人善。』那老者方纔放下拄杖，與他四位行禮。禮畢，也坐了面前，叫：『看茶來，排齋。』連叫數聲，幾個僮僕，戰戰兢兢，不敢擺帳。八戒忍不住問道：『老者，你這盛价兩邊走怎的？』老者道：『教他們捧齋來侍奉老爺。』八戒道：『幾個人伏

侍？」老者道：「八個人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八個人伏侍那個？」老者道：「伏侍你四位。」八戒道：「那白面師父，只消一個人；手臉雷公嘴的，只消兩個人；那晦氣臉的，要八個人；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彀。」老者道：「這等說，想是你的食腸大些。」八戒道：「也將就看得過。」老者道：「有人，有人。」七大八小，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。

那和尚與老者，一問一答的講話，衆人方纔不怕，却將上面排了一張桌，請唐僧上坐；兩邊擺了三張桌，請他三位坐；前面一張桌，坐了二位老者。先排上素果、菜蔬，然後是麵飯、米飯，開食粉湯，排得齊齊整整。唐長老舉起筯來，先念一卷啟齋經。那猓子一則有些急吞，二來有些餓了，那裏等唐僧經完，拿過紅漆木碗來，把一碗白米飯，撲的丟下口去，就了了。旁邊小的道：「這位老爺忒沒算計，不籠饅頭，怎的把飯籠了？却不污了衣服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會籠吃了。」小的道：「你不會舉口，怎麼就吃了？」八戒道：「兒子們便說說分明吃了；不信，再吃與你看。」那小的們，又端了碗，盛一碗遞與八戒。猓子幌一幌，又丟下口去，就了了。衆僮僕見了道：「爺爺呀！你是磨磚砌的喉嚨，着實又光又溜！」

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，然後却纔同舉筋，一齊吃齋。馱子不論米飯麵飯，果品閑食，只情一撈，亂噎口裏，還嚷：『添飯！添飯！漸漸不見來了！』行者叫道：『賢弟，少吃些罷。也彈似在山凹裏忍餓，將就殼得半飽也好了。』八戒道：『嘴臉！常言道：「齋僧不飽，不如活埋」哩。』行者教：『收了家伙，莫睬他！』二老者躬身道：『不瞞老爺說，白日裏倒也不怕，似這大肚子長老，也齋得起百十衆；只是晚了，收了殘齋，只蒸得一石麵飯，五斗米飯與幾桌素食，要請幾個親鄰與衆僧們散福；不期你列位來，謊得衆僧跑了，連親隣也不會敢請，儘數都供奉了列位。如不飽，再教蒸去。』八戒道：『再蒸去！再蒸去！』

話畢，收了家伙桌席。三藏拱身，謝了齋供，纔問：『老施主，高姓？』老者道：『姓陳。』三藏合掌道：『這是我貧僧華宗了。』老者道：『老爺也姓陳？』三藏道：『是，俗家也姓陳。請問適纔做的甚麼齋事？』八戒笑道：『師父問他怎的？豈不知道？必然是「青苗齋」、「平安齋」、「了場齋」罷了。』老者道：『不是，不是。』三藏又問：『端的爲何？』老者道：『是一場「預修亡齋」。』八戒笑得打跌道：『公公忒沒眼力！我們是扯謊架橋，哄人的大王，你怎麼把這』

說話哄我和尙家豈不知齋事？只有個「預修寄庫齋」，「預修填還齋」，那裏有個「預修亡齋」的？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，做甚亡齋？」

行者聞言，暗喜道：「這猊子乖了些也。」——老公公，你是錯說了。怎麼叫做預修亡齋？」

那二位欠身道：「你等取經，怎麼不走正路，却躡到我這裏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走的是正路，只見一股水攔住，不能得渡；因聞鼓鉦之聲，特來造府借宿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們到水邊，可曾見些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止見一面石碑，上書『通天河』三字，下書『徑過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』十字，再無別物。」老者道：「再往上岸走走，好的離那碑記只有里許，有一座靈感大王廟，你不曾見？」行者道：「未見。請公公說說，何爲靈感？」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：「老爺啊！那大王『感應一方興廟宇，威靈千里祐黎民。年年莊上施甘雨，歲歲村中落慶雲。』」

行者道：「施甘雨，落慶雲，也是好意思，你却怎麼傷情煩惱何也？」那老者蹬腳捶胸，恨了一聲道：「老爺啊——」

「雖則恩多還有怨，縱然慈惠却傷人。只因要吃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」

行者道：「要吃童男女麼？」老者笑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道：「想必輪到你家了？」老者道：「今年正到舍下。我們這裏有百家人家居住，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，喚做陳家莊。這大王一年一次祭賽，要一個童男，一個童女，豬羊牲醴供獻他。他一頓吃了，保我們風調雨順；若不祭賽，就來降禍生災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府上幾位令郎？」二老捶胸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說甚麼令郎，羞殺我等！這個是我舍弟，名喚陳清，老拙叫做陳澄。我今年六十三歲，他今年五十八歲，兒女上都艱難。我五十歲上還沒兒子，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，沒奈何，尋下一房，生得一女。今年纔交八歲，取名喚做「秤金」。」

八戒道：「好貴名！怎麼叫做「秤金」？」老者道：「只因兒女艱難，修橋補路，建寺立塔，佈施齋僧，有一本帳目，那裏使三兩，那裏使四兩；到生女之年，却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，三十斤爲一秤，所以喚做「秤金」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個的兒子麼？」老者道：「舍弟有個兒子，也是偏出，今年七歲了，取名喚做陳關保。」行者問：「何取此名？」老者道：「家下供養關聖爺爺，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，故名關保。我兄弟二人，年歲百二，止得這兩個人種，不期輪次到

我家祭賽，所以不敢不獻。故此父子之情，難割難捨，先與孩兒做個超生道場。故曰「預修亡齋」者，此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止不住腮邊淚下道：「這正是古人云：『黃梅不落青梅落，老天偏害沒兒人。』」行者笑道：「等我再問他。老公公，你府上有多大家當？」二老道：「頗有些兒：水田有四五十頃，旱田有六七十頃，草場有八九十處；水黃牛有二百三十頭，驢馬有二十匹，豬羊雞鵝無數。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陳糧，穿不了的衣服，家財產業，也儘得數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等家業，也虧你省將起來的。」老者道：「怎見我省？」行者道：「既有這家私，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？拚了五十兩銀子，可買一個童男；拚了一百兩銀子，可買一個童女。連絞纏不過二百兩之數，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，却不是好？」

二老滴淚道：「老爺！你不知道！那大王甚是靈感，常來我們人家行走。」行者道：「他來行走，你們看見他是甚麼嘴臉？有幾多長短？」二老道：「不見其形，只聞得一陣香風，就知是大王爺爺來了，即忙滿斗焚香，老少望風下拜。他把我們這人家，匙大碗小之事，他都知道。老

幼生時年月，他都記得。只要親生兒女，他方受用。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，就是幾千萬兩，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這等也罷，也罷，你且抱你令郎出來，我看看。」

那陳清急入裏面，將關保兒抱出廳上，放在燈前。小孩兒那知死活，籠着兩袖果子，跳跳舞舞的，吃着耍子。行者見了，默默念聲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。兩個孩兒，攙着手，在燈前跳舞，謊得那老者慌忙跪下。唐僧道：「老爺，不當人子！不當人子！」這老者道：「纔然說話，怎麼就變作我兒一般模樣，叫他一聲，齊應齊走？」却折了我們年壽！請現本相！請現本相！」

行者把臉抹了一把，現了本相。那老者跪在面前道：「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可像你兒子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像像！果然一般嘴臉，一般聲音，一般衣服，一般長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還沒細看哩，取秤來稱稱，可與他一般輕重。」老者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是一般重。」行者道：「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忒好！忒好！祭得過了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今替這個孩兒

性命，留下你家香煙後代，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。」那陳清跪地磕頭道：「老爺果若慈悲替得，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就不謝謝老孫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已替祭，沒了你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得沒了？」老者道：「那大王吃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敢吃我？」老者道：「不吃你，好道嫌腥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任從天命。吃了我是我的命短，不吃是我的造化。我與你祭賽去。」

那陳清只管磕頭相謝，又允送銀五百兩；惟陳澄也不磕頭，也不說謝，只是倚着那屏門痛哭。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：「大老，你這不允我，不謝我，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？」陳澄纔跪下道：「是，捨不得！敢蒙老爺盛情，救替了我姪子也，但只是老拙無兒，止此一女，就是我死之後，他也哭得痛切，怎麼捨得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，整治些好素菜，與我那長嘴師父吃，教他變作你的女兒，我兄弟同去祭賽。索性行個陰鷲，救你兩個兒女性命，如何？」

那八戒聽得此言，心中大驚，道：「哥哥，你要弄精神，不管我死活，就要攔扯我！」行者道：

『賢弟，常言道：「鷄兒不吃無工之食。」你我進門，感承盛齋，你還喫吃不飽哩，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變化的事情，我却不會哩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，怎麼不會？』三藏呼：『悟能，你師兄說得最是處得甚當。常言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一則感謝厚情，二來常積陰德。況涼夜無事，你兄弟要耍去來。』八戒道：『你看師父說的話！我只會變山，變樹，變石頭，變獼象，變水牛，變大肚漢，還可；若變小女兒，有幾分難哩。』行者道：『老大莫信他，抱出你令愛來看。』

那陳澄急入裏邊，抱將一秤金女兒，到了廳上。一家子，妻妾大小不拘老幼內外，都出來磕頭禮拜，只請救孩兒性命。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；身上穿一件紅閃黃的紵絲襖，上套着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，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絹裙；脚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；腿上穿兩隻綃金膝襪兒；也拿着果子吃哩。行者道：『八戒，這就是女孩兒。你快變的像他，我們祭賽去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似這般小巧俊秀，怎變？』行者叫：『快些莫討打！』八戒慌了道：『哥哥不要打，等我變了看。』